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戊辰脩

史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宋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枋國姦竄竝進正人君子輒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尙時東發先生爲史館檢閱慨然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奮發自勵而作修史傳六曰杜範曰眞德秀曰洪咨夔曰袁甫曰徐元杰曰李心傳所謂戊辰史稿是也世無刻本全謝山見之嘗作跋著於鮚埼亭文集余旣得盧氏抱經樓舊藏四明文獻考而是稿在焉讀之懍懍然有生氣蓋當天運人事之窮外患內憂必有蘊成而養護之如癰

疽然待時而決之耳有此六君子者果能盡用其才則
朱何至遽亡哉乃讀先生所爲傳杜清獻言去私而鄭
清之以爲承風旨眞文忠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繫
屬人望聲滿夷夏徒以清之誤國意在調停不免爲盛
德之累洪舜俞袁廣微吾鄉人也舜俞鯁亮忠懇有助
親政嘉定不合端平驟用之亦終不以端平爲然廣微
切於愛民謂史彌遠老當還政謂史嵩之不可相天下
立朝正直無阿附心徐仁伯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閤
筆揮淚當嵩之謀起復舉朝翕然嚮往獨能陳其不可

李微之該總通達成一家言良史才也以言去奉祠雪
上六君子者其才如此而其所施爲僅僅如彼則宋之
存亡可知已嗚呼觀於宋季之已事而凡類於宋之季
者不大可懼哉余旣刊東發先生理度二朝政要更取
史稿刊之君子小人之消長國家存亡之關係著之於
此以爲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戊辰修史傳目錄

丞相杜範

參知政事眞德秀

端明殿學士洪咨夔

兵部尙書袁甫

刑部侍郎徐元杰

寶章閣待制李心傳

戊辰修史傳

朱慈谿黃 震東發撰

丞相杜範

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
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卽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
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媼
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
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
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

良窳而下上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陛對首言三四十
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
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
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揅弊必有本積三
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揅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
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澄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願以天位
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
私憾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

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
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
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
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
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
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
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
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
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

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黎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擥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

去奸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尙多
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
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尙新而已頒除
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
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
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
之卽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
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
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

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
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
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
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
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
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
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而奪之

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疑譏譏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

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
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
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裂四出向之形於緘題
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點大癡共爲奸
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
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
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
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
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

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
驕悍而難制鹽軍羣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
望陛下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
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
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然後明詔大臣至公
血誠嚴室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爲慮貼黃又以宮中宴
樂太過爲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
上皆不允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韃虜寇江陵俾
近臣條邊事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爲表裏因言虜見遣王檄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不從則發檄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僞亦伐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